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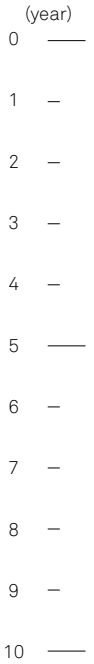
有時是愛，有時是忍耐  
全職媽媽的故事

梁小島  
著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 
[www.hkopenpage.com](http://www.hkopenpage.com)

本書的主角：全職媽媽們  
(部分受訪者採用化名)



流水

前銀行高層，育有兩子。現於香港從事社企工作。

全職媽媽時間：一年

Celine

前零售業培訓主管，育有兩子。現為企業培訓顧問，以項目形式彈性工作。

全職媽媽時間：三年

Fiona

前媒體編輯，育有一子一女。現為自由撰稿人。

全職媽媽時間：超過三年

夏天

前鋼琴老師。二〇一〇年在香港生下老大後，定居至今。育有兩子，目前正懷著第三個寶貝。丈夫志遠曾於香港獲博士學位，現為企業研發人員。

全職媽媽時間：九年

「1」

前社工，育有兩女。

全職媽媽時間：四年

小竹

前幼兒園老師，育有一子。現以項目形式從事社區親子教育活動。

全職媽媽時間：超過兩年

Grace

英國劍橋大學教育博士，育有兩女。現為香港某大學客座講師。

全職媽媽時間：超過三年

白蘭花

前精神科護士，育有一女。

全職媽媽時間：七年

寧靜媽媽

資深社工，育有兩女。由愛護孩子、家人和個人興趣開始，創立了「生命小手工房」，並於學校、機構和社區推廣及教授護膚品與手工皂課程。

全職媽媽時間：五年

目錄

媽媽們，為自己打打氣	序 I	001
全職媽媽 苦難中的堅強與祝福	序 II	005
就這樣，當上了全職媽媽	第一章	014
還有比物質更重要的	第二章	038
育兒是沒有上下班時間的工作	第三章	062
當丈夫成為了孩子的爸爸	第四章	086
那些母親教曉的事情	第五章	106
第二個孩子來臨的時候	第六章	130
變成更好的自己	第七章	164

## 序 I：媽媽們，為自己打打氣

何美儀

數年前一群在家自學的爸媽們出書分享經驗，邀請我寫序。記得當時看了他們的故事後，我有這樣的感想：無論你是選擇在家自學或送孩子上學，其實都是你生命的選擇。每一個選擇的後果都有它的喜樂和困難，絕無對與錯，或值得不值得的計算。所以，首先要感恩，起碼自己有得選擇。其次就是要察覺自己的感受，要善待自己。同樣地，今天看著這群全職媽媽的故事，也有相同的感動。做全職媽媽還是上班媽媽，如果有得揀，那就是一份福氣。我絕對相信媽媽們必定是和自己交戰了百多個晚上，才能作出抉擇。我懇請所有的媽媽

先拍拍自己的臂膀，為自己打打氣，對自己說一聲：這是當時最佳的選擇，我做得很好！

近年來，社會對爸爸媽媽冠上了很多莫名的稱號——怪獸家長、直升機父母……連官員也打著大大的口號，說要做家長教育。彷彿現在的爸爸媽媽，都不懂得怎樣做父母。確實，在我們的教育系統中，真的從來沒有在懷上孩子之前教我們爸爸媽媽之道，一切的學習都是當懷上孩子之後才開始的，真的是 Learning by doing。

一邊看小島及多位媽媽的故事，一邊流淚，腦海中重現自己從結婚成為妻子、媳婦，及三個兒子的母親，一段又一段的人生經歷。我結婚二十七年，做了二十一年媽媽。首十年我全職工作，正式離開職場時大兒子已是十歲，二兒子七歲，三兒子四歲。小島做了全職媽媽只有數年，已發現自己變得積極和坦然，在與媽媽們的互動分享中，更體會到謙卑和感恩的意義。我很驚訝，不，

應該說，我很妒忌，小島數年之間的發現，卻窮了我最近十年的歲月才察覺得到。

小島以這一句完結她在書中的分享：當我與孩子的生命交疊得越多，我愈為自己當初的選擇而慶幸。當上班媽媽是我二十年前的選擇。正如之前所說，所有的抉擇在下決定的一刻都是當時最好的選擇。所以，我亦要跟小島一樣說：我為我的選擇而慶幸。

書中有很多個故事都引起我的共鳴：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影響，把孩子們放在第一位而忽略了丈夫，照顧孩子的同時又要照顧媽媽和奶奶的勞累，孩子一出生入保溫箱那被撕裂的痛楚，因要上班而對孩子們的愧疚……小島讓我再次看到自己的堅毅及努力，但我又突然冒起一份擔憂。未結婚的女孩子看過這這些故事後，會否驚恐得不想結婚？結了婚的對生兒育女會否有莫名的恐懼呢？

不過，愈讀下去，一個又一個堅毅媽媽的分享讓這份擔憂愈減少，反過來讀到很有意思的鼓勵：「孩子打開了我與世界溝通的另外一扇大門」、「有了孩子，對這個世界的不幸更加敏感了」、「要實現愛的改變力量，並在人與人之間流動起來，最難的地方是從自己，從家人，從身邊開始」、「希望在自己小孩的幼小心靈裡，也撒下這些溫暖的種子」、「一個孩子有些地方做得好，不一定是管教的結果，可能是他的天性裡恰好就有這樣的特質。不要因為孩子表現好，就隨隨便便的驕傲」。

到最後，無論你是全職媽媽還是上班媽媽，都請你真心反思小島的好問題：做了母親，我因此變得更好嗎？



## 序II：全職媽媽 苦難中的堅強與祝福

謝傲霜

我不是一名全職媽媽。每次上班前與現齡約一歲半的孩子道別，我會看進他的眼睛說：「媽媽現在上班去了，你看看窗外，天黑黑時，媽媽就會回來和你玩。」有時候，孩子會像很懂性地跟我揮揮手、給一個飛吻向我道別，有時甚至會替我關上鐵柵；可有時候，他卻哭得像慘遭遺棄，尖叫聲劃過走廊傳到正在等電梯的我的耳中，直插心臟。那時候，我會想：「如果我能夠當個全職媽媽，那該多好啊！有甚麼比陪伴子女一起成長更幸福？」可是我沒這個機會，我是一個人生走到四十歲，才當上未婚單親媽媽的中女，我必須工作，才能支

持自己的生活，並養育兒子成人。

但其實我心知肚明，如果要我當個沒有外傭或親人幫助的全職媽媽，餵奶換片煮飯家務一腳踢，我一定會抓狂。生孩子後，我跟本書中受訪的媽媽一樣，踏上了重新認識自己的旅程，發現自己並不如想像中對孩子有耐性和好脾氣，當親子間角力的戲碼循環上演，偶一遇着自己情緒或體力欠佳，便容易無明火起。每星期我雖然僅有一天單獨帶孩子，可是那天傍晚每每感到精疲力竭，比上班日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本書作者梁小島，親身進行了一場做全職媽媽的實驗，還訪問了另外九位全職媽媽，見證了苦難中的堅強。

梁小島大學畢業後換了幾份性質不太一樣的工作，念了兩個碩士，但仍對事業道路不清晰，豈料這種模糊的狀態，在她有了孩子後更變沉重。「孩子都有了，

你還可以做些甚麼？或者是，正因為有了孩子，難道你不更應該要去做點甚麼有意思的事情嗎？」梁小島反覆地問自己。在得到父母和丈夫的支持下，她自定一兩年的期限，一嘗做全職媽媽的滋味，同時藉着這個暫停，重新尋找個人發展的方向。與此同時，差點患上產後抑鬱症的她，毅然走訪九位全職媽媽，藉撰寫本書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。

全書分為七章，內容包括當上全職媽媽的原因、沒工作沒賺錢後如何重新衡量物質的價值、全職媽媽沒上下班時間地湊仔的情況、丈夫在成為父親後的轉變、孩子的外祖母即媽媽的媽媽之影響、生與不生第二個孩子及生了第二個孩子後的困難與樂趣，以及生孩子後母親這角色如何改變自我。其實本書除了首一至三章比較直接與全職媽媽有關外，其餘四章無論是否全職媽媽，都會有所共鳴。而且當中許多故事，無論是從懷孕至生產時的苦況、不幸流產甚至胎死腹中，或因胎盤早期剝離而至胎兒腦部缺氧等，讀來均使人不禁潸然淚下。

已是全職媽媽的Lily在大女兒已經一歲時，決定懷第二胎，豈料卻是雙胞胎，本應雙喜臨門，怎知至懷孕第二十二週，檢查發現左邊較小的胎兒已沒心跳，可是由於已夭折的胎兒胎盤連着右邊仍健康的胎兒，不像單胎一般自動排出體外，所以要活胎出生時才能一起出來。更令人擔心的是，夭折的小孩有機會在去世時影響另一小孩的血壓，使其腦部或心臟受影響，甚至可能智力及發育會不健全。那時，家人都站在放棄的一邊，建議人工流產，但作為媽媽的Lily，卻感到右邊的小孩一直有胎動，很努力地生存，故堅決留下了孩子。

另一令人心碎的個案，是本身從事特殊學前幼兒教育的寧靜媽媽，她亦是懷第二胎，卻於三十週出現胎盤早期剝離，這是危及母親及胎兒生命的最嚴重妊娠併發症，可導致嬰兒因沒有血液供氧和營養輸送而死亡。雖然女兒最終跨過鬼門關，但卻因嚴重缺氧腦部受損而有諸多後遺症，於是寧靜媽媽成為全職媽媽照顧女兒，陪伴她看骨科、內科、兒科、腦科、眼科、兒科裡的行為發展學科，並特意安排女兒入讀一間家長可跟隨在旁的全日制學校。如今女兒五歲，原被

醫生預言有機會不能自理，無法獨立行走的她，已能走路，單看錄像短片還看不出與健康的孩子有何分別。

在職媽媽，有在職媽媽的迫不得已，但全職媽媽，同樣也有她的無可奈何。相較起來，全職媽媽在經濟方面必須依賴丈夫、家人，或綜援等社會保障制度，使之容易感到失去自我價值，缺乏安全感，甚至否定自己。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，自我價值容易被誤認為與經濟價值掛勾，可是全職媽媽並不會有固定的市價薪金，只看作為另一半的丈夫是否有能力及是否願意承擔「養妻活兒」的責任，於是全職媽媽變成了無法獨立生存的個體，在失去經濟能力的同時，更可能失去夫妻關係中的話語權。本書作者在第二章〈還有比物質更重要的〉，就談及自己在成為全職媽媽後，對金錢變得十分敏感，被不斷增加的開支嚇得好幾次夜不能寐。而受訪者Joia在堅持成為全職媽媽之初，其丈夫更沒給她生活費，只能靠之前工作攢下的儲蓄分擔丈夫的經濟壓力，幸而Joia覺得精神生活更重要，還說：「我帶女兒一起探索這個世界的豐富，我們不窮的。」

有說一個嬰孩的誕生，也是一個媽媽的誕生。首胎如是，但第二胎其實亦是，因為每個孩子都不同，你必須不斷更新自己才能適應天賦與稟性各異的子女。書中第七章〈變成更好的自己〉，就鏤刻了孩子的生命，如何開拓了母親的視野和世界。例如作者的兒子天天，就帶她走進了自己居住的社區中，一直被她所忽略的消防局，更帶領媽媽越過與身邊陌生人的安全距離，從與他人的交流中，發現自己所擁有的幸福。

在做了近兩年的全職媽媽後，梁小島發現自己變得積極和坦然。對於本書的採訪和書寫過程，她更感恩地寫道：「在傾聽與傾訴中，我們分享彼此遭遇的不易，並得到鼓勵和安慰；在分享中，我才更深刻地體會到所有生命的不易，以及謙卑和感恩的意義。」相信讀者在讀畢本書掩卷之際，也會有相類感悟。



月子裡的某天晚上，我做了人生第一個色彩斑斕的夢。

在夢裡，我摟著剛出生的兒子，站在一個高高的峽谷邊，陽光照耀著整個土褐色的山巒。在充滿磚紅色的光暈中，我背上滑翔翼，縱身一躍。耳邊升起了呼呼的大風，乘著風勢，我們迎風舒展，起起落落，忽高忽低。躍過山的一頭，便是一片碧藍的海水，連著金色的沙灘，那裡人潮如蟻……醒來那刻，我仍被夢中的烈日照得有些眩暈，同時我也意識到，自由將離我遠去。



就這樣，當上了全職媽媽



二〇一七年一月，剛過完三十四歲生日，我成為了一名全職媽媽。

促使我做這個決定的，一部分是因為家裡的長輩無法長期幫手，還有一部分原因，是我對事業前路產生了迷茫。也許這份迷茫與年齡有關，我覺得自己邁入了「前中年」危機：在過去的十年間，我換了幾份性質不太一樣的工作，念了兩個碩士，但我的事業道路仍不清晰。這種模糊的狀態在有了孩子以後，突然變得沉重起來。

「孩子都有了，你還可以做些甚麼？或者是，正因為有了孩子，難道你不更應該要去做點

甚麼有意思的事情嗎？我反覆地問自己。不如，辭去工作照顧小孩，暫時回到家庭中，說不定藉著這個暫停，我能夠重新尋找個人發展的方向。我不無樂觀地想。這份執念甚至稀釋了我不再有收入的事實所帶來的壓力。

幸運的是，我得到了父母和丈夫的支援，但前提是，我最好自定一個期限。我說，一兩年應該夠了。一兩年，據說是人力資源做考量的最長時限。

就在我遞交辭職信的那天，一位得知我要離開的女同事，把我截在女廁所，好心地「質問」我：「你還想尋找職業理想？算了吧！」

她的口氣中充滿同情和惋惜。她幸運地認識了一位住同一個社區的幼兒看護，她的孩子幾個月大時便被送去看護家中全日託管，她得以照常上班。孩子現在十來歲，她也一直沒換過其他工作。對這位女同事來說，工作是撫養孩子的穩定依靠，或許更是緩解育兒壓力的「避風港」。等我開始「全職媽媽」的生活後，我才有些理解她。

我的職業憧憬還未醞釀，就在坐月裡遭到重創。雖然是順產，出於「無法百分百避免」的原因，我有一小塊胎盤組織被遺留在子宮內。產後不到兩星期，我就因子宮發炎引起大出血而被送進急診室。在等待

刮宮手術的幾個小時裡，我一邊泵奶，一邊渴念著我的孩子。我第一次嘗到了母子分離的滋味。

沒想到，待出院的兩週後，我又因子宮大出血再次與孩子分離。

深夜的急診室，醫護人員幾乎小跑地進出各個臨時診斷室，我坐在輪椅上等待住院部的排位，情緒忽然激動起來，不敢想那最壞的情況。急診醫生未能查明出血原因，但不排除仍有胎盤組織殘留。臨近午夜，我被推進住院部婦產科檢查，原因仍然不明。好消息是，出血量正在減小，醫

生說，從明日開始我將接受抗生素治療。抗生素的療程長達兩週，因為擔心藥物對母乳的影響，每天辛苦泵出的奶水都被嘩嘩地倒掉。

我看著兒子，內心充滿愧疚。

身體創傷恢復地比較快，但精神上卻一直未能振作。關上家門，室內室外逐漸地被隔絕成兩個不再相關的世界。我跟隨著孩子日夜顛倒，甚麼事業前路，甚麼養家糊口，統統都被關到門外。然而，每當黃昏來臨，我明明又有遏制不住要跑出家門的衝動。

一個聲音在我耳邊輕輕地說：甚麼都不要想了，你就安心地做一個媽媽吧！另一個聲音問，可是，這樣就能為小孩樹立一個好榜樣嗎？

「十年後，我又能做出些甚麼？」

曾有一段時間，流水特別討厭給兒子填寫學校發出的各類報名表。在母親的「職業」一欄，她總是掙扎一番，最後不情不願地寫下「全職媽媽」。那種微妙的挫敗感時常提醒她，當初辭職到底是為了甚麼。

和我不一樣，流水大學畢業後一路在銀行界努力向上爬，三十多歲已是某外資銀行年薪百萬的副總裁。三、四年前，她的第一個孩子出生，這給她的人生亮起了紅燈。

「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，我希望他可以成為一個好人，一個開心的人，可以為社會做一些好事。」三十七歲的流水對我說，「我發覺，我對孩子的期望，反映了自己內心的真正價值。十年後，我又能做出些甚麼？」大兒子一歲時，她交了辭職信，還驚動了好幾家媒體採訪她——金飯碗都不要了呢，做了母親，人生的意義不是只有賺錢。好勵志的故事。

在流水位於九龍塘租住的寓所裡，她的兩個兒子正趴在地上和爸爸玩火車。不久，三歲半的老大跑到我們桌邊，開始是好奇的張望，慢慢地，一會跑來要吃水果，一會畫圖形讓我們猜，想用各種理由引起我們的注意。流水似乎習慣了這種「干擾」，她用誇張的語氣簡短地回應了老大後，便繼續投入談話。她是在用行動告訴兒子，現在是媽媽的時間，請不要打擾。

「生下哥哥那一年上班我很輕鬆啊，」流水說，和許多在職媽媽一樣，她僱了一位住家的外傭姐姐照看小孩，「下班回到家都七點多，（照顧孩子）最煩的那部分，哄睡

啊，餵奶啊，全都不用理會。」

「那時哥哥已經很黏人，但孩子還小，我沒覺得教養需要花很多精力，自然也不會察覺到他的性格和需要。」流水剛辭職的那會兒，出門不再化妝、不穿高跟鞋，上午豔陽高照時，會推著嬰兒車到海邊去走一走。走了幾次，她總覺得哪裡不對勁。她要做一番甚麼的想法如此強烈，甚至從懷上二胎到生產，也沒有要停下的念頭。

因緣巧合，流水在辭職前曾接觸到香港的社團團體「黑暗中對話」，讓她看到，原來還有一種生意，除了能掙錢之外，更能

帶來深遠的社會利益。「感覺人立刻燃燒了。」流水說。

她報讀社會企業家培訓課程，請教社企界前輩，又跑去南亞考察社企項目，在這期間，她不斷受到老師和學員的影響，「認識了好多像我這樣的人，」流水說，「都是三十多歲，事業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，想有些轉變和突破。」離開銀行界後，她決心要成為推動香港社企發展的一份子。她過往的金融背景派上了用場，她跟著前輩給NGO做培訓，用商業的角度幫他們調整計劃書，她在報紙寫社企專欄，採訪香港的社會企業家，「做得真是好開心！」流



水說：「跳出了自己的框框，發現自己除了自己的專業，其他甚麼都不會，但這個世界很大。」

就這樣忙忙碌碌了一年，小兒子還在懷裡

吃奶，鬼使神差地，流水打算創業。「你去輔導別人，但你都沒創過業，有甚麼能力去幫人？」流水描述起那段創業日子，自嘲得連說自己「白癡」。她患了嚴重的產後脫髮，看過西醫無效，找到藏醫，說她腎虛。「當然啦，生完孩子一日都沒停過，還跑去創業，真不知自己為何那麼傻。」

她當然知道為甚麼。她的創業項目本來也很有意思，做網上英文教學平台。她的團隊成員分別在美國和台灣，前者負責教學部分，後者搭建網站。但因為要依照香港的教學大綱，所有課程和教材的調整都由她完成。「沒有辦法睡覺的，」流水說，「晚

「上十一點還要穿著睡衣上網教美國人中文，我想知道網上學習的模式嘛！」白天她又走出去加入義工團，免費幫基層補習英文；「我也想瞭解基層的需要，希望我的項目之後都有些社會影響。」

「千萬別讓你的孩子黏住你」

流水從不覺得自己與小孩子的相處有甚麼異常，後來發現了，原來只是她從未留意。

「千萬別讓你的孩子黏住你，再要想脫身就難了！」流水當時的銀行女同事曾這樣

提醒她。流水一度因大兒子的睡眠問題備受困擾，孩子幾乎每日都會在半夜裡尖叫著哭醒。小孩還是四個月大時，她放棄了嬰兒床，每晚攬著他同睡，「結果回到公司和同事講，我和兒子一起睡，所有人都覺得你是個怪人。」流水回憶說，做銀行的人講求高效和理性，在職母親普遍會避免與孩子建立過於親密的相處模式，「否則母親就無法去工作。」

流水那時並不服氣，去找很多講「親密育兒法」的書本讀。讀的時候豁然開朗，白天媽媽要工作，晚上就是培養母子親密關係的珍貴時間呢。她這樣想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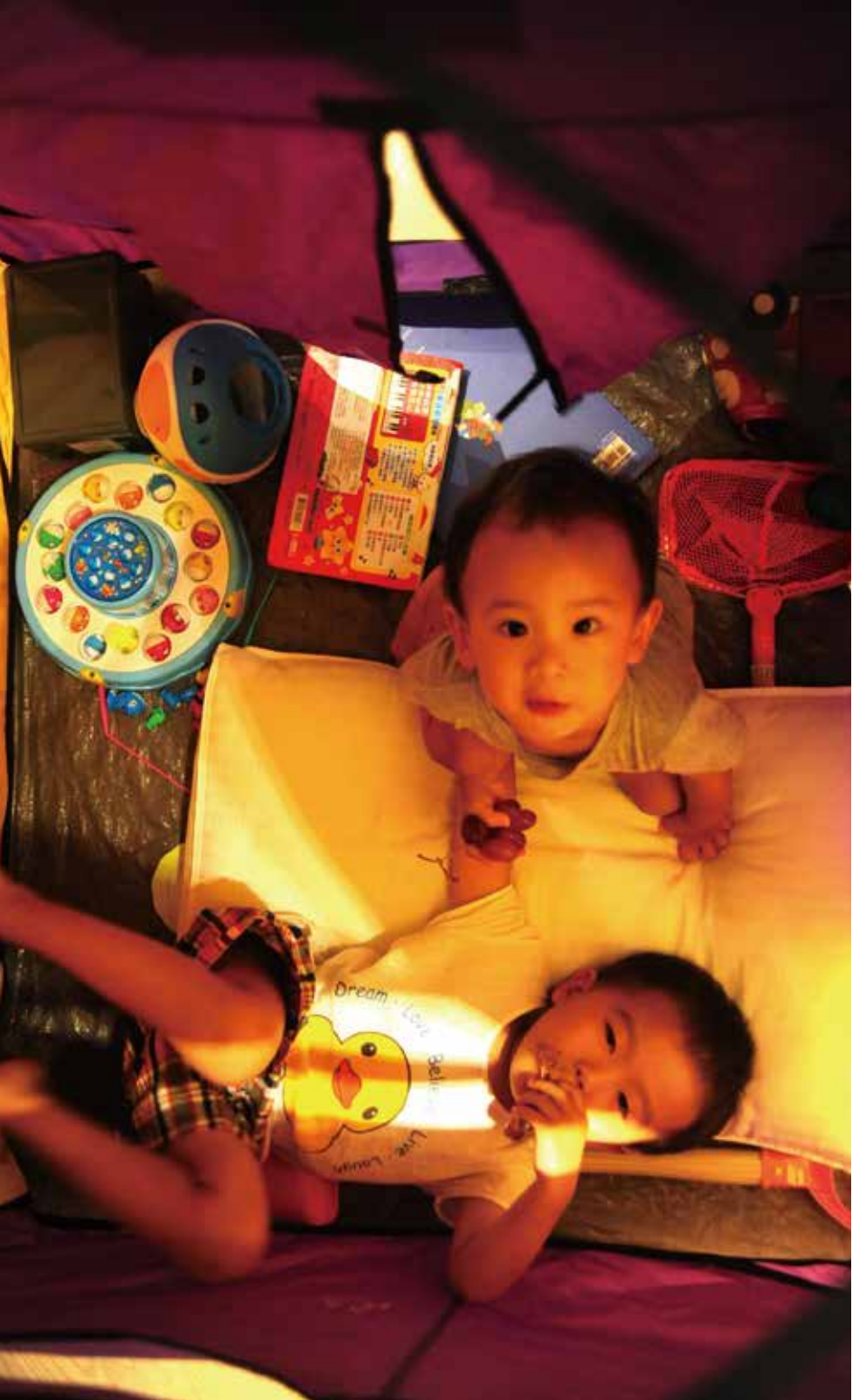
一轉眼，她創業的項目籌備得差不多，就要開張大吉。大兒子也三歲了，準備進入幼稚園。對於這個年齡的都市小孩，流水希望兒子去體驗更多自然環境和質樸的生活，就為他選了一所既無冷氣機又無電腦的另類學校，甚至不惜舉家搬遷。「我那時的如意算盤是，阿仔在幼稚園全日，我就有好多時間做自己的事情。那間學校有自己的小學、中學，未來十年他都返全日，我的人生從此美滿了。」她自嘲地哈哈大笑出來。

才過了幾個月，孩子就打碎了她的「如意算盤」。

大兒子出現嚴重的分離焦慮症，以至於每天流水送他去了學校，兒子說甚麼也不讓她走了。離開一秒鐘都不行，流水去廁所也必須把他帶上。

「學校走的是華德福（Waldorf Education）的路子。老師跟我說，他分離了就不要硬逼，你日日陪他上學，直到他有了安全感為止。」起初她完全聽從老師的建議，每天乖乖地跟著兒子進出不同教室，室內戶外的轉，寸步不離。直到有天她終於忍不住，就試著悄悄離開了兒子一天。

「結果他哭得像抽了風。」流水做了一個誇



張的表情，「其實我當時覺得，讓他哭一下OK的，但老師覺得不應該讓孩子這樣哭。我那段時間真的好困擾，明明有那麼多事要做，還要每天陪他。」

兒子的情緒卻沒有因為母親的陪伴而平復，甚至更趨嚴重，出現厭學、肢體暴力和自虐傾向，「他會打人，也會猛烈打牆，有時就尖叫兩個鐘頭不停。」全日制只好變成半日制，中午在學校吃完飯，流水就把兒子接回家。校舍建在半山腰，上了小坡，還要爬一百多級石階才到校門口，每天都是對體能的挑戰。



但她仍然不能肯定孩子到底出了甚麼問題。「可能是搬家帶來的改變，可能是學校不適合，也可能是我。你知道當小朋友有問題，大家都會說問題在媽媽，我就覺得好委屈，我都辭職在家陪他了。」

在那陪學的三個多月中，流水好好地觀察了兒子的行為，老師與同學間的互動，她好像重新認識了一次孩子，看到了學校在實踐教育理念中的優與劣。「我覺得那時就是我轉型到『全職媽媽』的狀態，在心理上完成做母親這個角色的轉變。」她的生意，自然也暫停了。

要把生意做成功，要花五倍的精力

有朋友推薦了九龍塘一間主流學校，流水決定帶兒子去試試。

「怎知他一試就好喜歡。」流水說，「之前他一步都不肯離開我，來上這間學校第三日早上，就和我講拜拜了。」這讓她意識到，自己以往對「主流學校」存在很大的偏見。除了極端填鴨式的那一類，其實還有不少處在中間位置的學校，仍能允許不同的教育嘗試，給學生一定的自主空間。

但流水覺得，即便孩子出現了較大的改變，哪怕屬意這間學校，也不能馬上就送過去，他需要一段休息調整的時間。她開始先嘗試在家學習（Homeschooling）。她家租住的居所毗鄰香港最大的郊野公園，在頂樓天台上看的是滿眼青蔥，還可以

聽整日的蟬鳴。每天早上，流水就帶上兩個兒子去公園玩上幾個鐘頭。午飯後，安排孩子們睡覺，下午再和他們去樓下的小遊樂場繼續玩。她相信是自然和時間，漸漸穩定了大仔的情緒，不再歇斯底里。

三個月後大仔正式轉校，但問題又來了，新學校離家太遠了。租房合約還未到期，流水便只能早上駕車送大仔上學，放學再接他回來。中間的幾個小時，她或坐在車裡或去附近的公共圖書館繼續處理剛開張的生意。看到兒子適應得不錯，流水便試著讓兒子自己搭校車來回，但每日往返的時間就拉長到三個小時。可能舟車勞頓，

孩子的情緒又變得惡劣，甚至更加暴力，開始毆打弟弟。

「那段時間是我們最擔心的。」流水說。多方打聽，她給兒子找到了一位遊戲治療師，希望通過自然療法改善孩子的問題。

第一次治療結束後，新居也找好了，暑假開始前一家人便搬了過去。就在搬進新家的第一日，大仔又出事了。

這天，大仔坐在臥室裡一個 *iron* 帶穿衣鏡的大衣櫃下玩耍，不知怎的撞上了衣櫃，整件傢俱突然翻倒下來，櫃鏡給砸個粉碎。待流水和丈夫衝進房間，孩子的臉

上、身上已滿是玻璃碎渣，鮮血直流。

「醫生說情況很嚴重，他腿最強壯的骨頭被壓斷，拍片看到全是碎骨。檢回條命已經是很幸運。」流水在事後查了新聞才知道，同品牌的不同衣櫃，在美國也發生過兩起倒塌事故，並造成兩名兒童死亡。

公立醫院兒童住院部不設家長陪床服務，但醫院允許流水自帶睡袋，她每晚就鋪在孩子床邊的地上，她的母親也從美國趕回來幫忙。她形容那兩個月的狀態：人乾。

看流水說話快言快語，以為她是個大情大

性的率性女子，再面對如此事故，估計做母親的肝肝都跟著碎裂，但她那時卻表現得比丈夫還要冷靜，甚至她的朋友都懷疑她過度壓抑。「但我媽媽也是這樣的性格啊，好捱得的。」流水頑皮地笑了起來。

更重要的是，兒子的心情變好了。因為得到了所有人的關注和愛，一天二十四小時的守護，待他完全康復出院後，所有情緒問題也都不見了。

流水這時決定正式放棄自己的公司。「我有衡量過，如果要將生意做大、做成功，要花我現在五倍的時間和精力。經過這些





事，其實我現在要的東西很簡單，兩個人（孩子）都好好的，別搬家，別轉校。」流水說。

流水在二〇一七年的新年願望是做一個「幸福人妻」，立刻引來身邊朋友的羨慕之聲，「可能我朋友們覺得，只要不為賺錢，不用勞碌奔波，就是幸福。」只有流水的丈夫對她說，這根本不是你！

果然，流水的小兒子也到了上幼稚園的年齡，僅是兩個孩子一日四次的接送，已讓流水的脾氣變得越來越不好惹。丈夫知道是她在家太久，勸她把願望改一改，「不

如『走出家門』啦！」丈夫對她說。

不久流水就去報讀了一個寫作班，讓自己積極往家外走。社企界的朋友聽說她重出





江湖，紛紛找她幫手。很快，就有一家社會願意請她兼職工作。

這次她把時間像開銷一樣細細算過，出來做事外加交通一共五個小時，如果到時弟弟也去念同一間學校的上午班，那麼早上她送完兩人上學後，就能直接去公司。預計下午回到家，還可以趕在兄弟倆睡醒的時間見到他們。計劃開始實行時，大兒子有點不太接受，「後來發現，只要我早上讓他得到滿足，比如以前讀三個故事，現在就讀五個，他舒服了，我就可以走了。」流水說。

可是，對於未來要如何處理全職工作的狀態，流水一時也沒有辦法。但她正慢慢摸索出一套平衡兩個孩子的時間表，雖然仍有內疚，仍要面對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各種突發狀況，但她對「走出家門」感到特別滿足。

晚上小朋友哭鬧，又是外傭姐姐去安撫。到底哪個是媽啊？

流水的中學同學，曾做銷售業培訓部主管多年的Celine就對外傭作為照顧者的角色強烈不滿。她聽過不少家庭連孩子的夜晚

時間也「外判」給外傭，無法理解，「直接讓外傭姐姐和小朋友睡一間房，晚上小朋友哭鬧，又是外傭姐姐去安撫。到底哪個是媽啊？」做了四五年全職媽媽的 Celine 對我說。

大兒子一歲時，Celine 發現孩子表現出對外傭姐姐的依賴，甚至超過了對媽媽的需要，「我真是受到很大的打擊。」Celine 說。經過一段時間的反思和考量，她選擇放棄正處在上升期的事業，回歸母親的身份。

Celine 的身上有著和流水一樣的衝勁。自

從做全職媽媽一年多來，她時常也會想自己爬了一半的事業，日後重返職場做不來怎麼辦？需要從低職位幹起怎麼辦？但她並不止於想，她給自己報讀了一個人力資源網路碩士課程，也時常在招聘網上搜索一下兼職的市場情況。她的小兒子最近報名了半日的幼兒班，母親提醒她，是時候出去找份全職工了，她卻很猶豫。「全職工作以後就會變得和以前一樣了啊，每天晚上八、九點才能回家，兩個小朋友因此會減少很多外出活動，我不想。」Celine 說。

她試著接過幾個兼職培訓師的工作，要一



連出門工作兩天，待她回到家，發現兩個兒子對家傭姐姐竟要出了少爺性子，「我們會用指揮的口氣要求姐姐做這做那，我定的規矩也不遵守了，比如不自己吃飯，亂放東西。如果我要連續五天都在外工作，他們會變成甚麼樣？」Celine 仍覺得目前還不是出去做全職的時候。

「如果我想小朋友出去有禮貌，學習和發展他們的所長，這個責任只有媽媽和爸爸才能擔當。」但家庭教育的大部分工作其實還是落在 Celine 一人肩上。她的丈夫剛剛嘗試創業，更需要時間的投入。孩子和媽媽的關係自然更親密一些。